

“寻找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系列报道⑤

亲历者讲述惨痛记忆 南京大屠杀再添新证

随着时间的流逝,给南京人带来惨痛记忆的南京大屠杀历史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段历史将永远铭刻在南京人的记忆中。而加深记忆的一个有效方式是继续寻找大屠杀的亲历者,他们的口述实录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近来,不少大屠杀的亲历者“走进”快报,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特殊的经历。浩劫中失去父母的俞秀兰和年已九旬的李宪庭和李慧芳夫妇是其中的三位。

九旬夫妻李宪庭和李慧芳: 一个藏身难民营,一个躲到山上

一对九旬老人,曾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那场浩劫。近日,李宪庭和李慧芳夫妇向记者讲述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是记忆就像刀刻一样,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 现代快报记者 朱蓓



李宪庭和李慧芳夫妇 见习记者 马晶晶 摄

难民营里有人被抓走 再没回来

李宪庭出生在1922年农历5月,父亲是一名裁缝,母亲早逝,他从小和父亲、祖母生活在一起。那时的人还时兴穿长袍大褂,父亲的手艺不错,在日本人来之前,一家三口都租住信府河一所小房子里,日子过得很平静。李宪庭始终记得1937年那个冬天,15岁的他在一家饭店里做学徒,想要学门手艺。一天放学后回到家就听说,日本人进城了,大家都要赶紧躲到难民营去。他跟着父亲和祖母一起逃到了云南路的难民营。

李宪庭记得,日本人进城之前,对南京城进行了轰炸,当时的炮声让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后来到了难民区,艰苦的环境,紧绷的神经,经常会来找茬的日本人,让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李宪庭和邻居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们一家三口和另外两户人家住在一个屋子里,祖孙三人挤在一张床上。

难民营并不安全,李宪庭亲眼看到日本人抓走了一个姓黄的中年人。他清楚地记得日本人抓他的理由,“因为他带着瓜皮帽,帽子遮到的地方是白色的,下面皮肤比较黑,日本人就说他是当兵的,就把他抓走了,他之后再也没回来。”

父亲冒险 保护年轻女孩转移

日本人经常到难民营骚扰,想要找年轻女孩子。那时候,女孩子们都会用锅灰将脸上抹黑,用布把头发包起来,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中老年妇女。有时候日本人甚至会掀起床铺,看看是不是有女孩藏在下面。街坊们商量着,女孩都不能继续留在难民营里了。

李宪庭的父亲当时5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但在邻里间的

人缘不错。“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担心路上会被拉壮丁,所以送这些女孩去金陵女子学院(今南师大)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父亲头上。”

“父亲很幸运,并没有碰到日本人。”李宪庭老人犹豫之下,才吐露了当年的一件事情。他曾亲眼目睹,自己的一个女邻居被四个日本士兵轮流糟蹋了,那名女邻居后来举家离开了南京。

百姓冒认亲人 只为救人

在难民营里,大家每天喝的水都来自附近的一个大水塘。“当时日本人杀了人之后,有些尸体就扔在那个水塘里。”李宪庭记得,自己因为喝了那个水塘里的水,腿上生过脓疮。

有一次,日本人把难民营的人都召集起来,骗大家说只要站出来,就让他们回去做之前的工作。起初,有几百人站了出来。但很快,大家都开始觉得不对劲。看到人群骚动起来,日本人表示,如果里面有谁的亲属在,可以把人领回去。人群中很多老年人和妇女站出来指认,“这个是我儿子”,“这个是我丈夫”。李宪庭感叹地说,“其实我知道,他们很多都没有亲属关系。”李宪庭表示,最后还是有不少人没有被领走,就被日本人用卡车运走了。后来,他们被日本人拖到了下关枪杀了。

躲在地洞 目睹日本兵抢人

比丈夫李宪庭小3个多月,李慧芳老人也亲历了那场惨无人道的屠杀,并幸运地活了下来。1937年,李慧芳同样是15岁,她出生在小行一个农民家庭,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记得,当时自己住在一个小村落里,村里很多家都是同宗。听说日本人来了,长辈带着他们躲到了小丹阳云台山一个山窝里。

李慧芳出发前用锅灰将脸上都涂成了黑色,用布把头发包了起来,还特地将一个邻居家的娃娃背在背上。“孩子的妈妈让我背着孩子,算是伪装自己。”二十几个人深夜上山,一路上都非常小心,老远看到有日本人过来,立即藏身到了一个地洞里。李慧芳记得,当时他们看到的日本兵拉着一个年轻女孩从他们眼前走过去了,大家都捂着各自的嘴巴,不敢发出声音,等日本兵走远了,才继续沿着路上山。

下山时 她踩到路上的尸体

在山上躲了一个多月,李慧芳和家人借住在山上一个农户家,全家人都打着地铺,和农户一家挤在两间草房里。在山上的日子还算安全,直到后来听到消息,说山下安全一些了,村里的长辈才带着他们下山。

李慧芳说起下山的路,依然心有余悸。为了隐藏行踪,村里人同样选择了深夜下山。黑漆漆的路上,什么都无法看清,黑暗中李慧芳脚下软,低头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就像老人家讲的,我们都是筛子里漏掉的那几个,我们两家都躲过了那场灾难。”李宪庭和李慧芳夫妻俩想起当年的景况,很是感慨。李宪庭和李慧芳老人在浩劫之后于1938年结成连理,老两口育有两儿两女,虽然已年过九旬,身体都还算硬朗。李宪庭老人表示,大儿子曾多次提出让自己和江东门纪念馆联系,确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但他一直没有同意。两位老人一直都不太愿意过多地触及那段记忆。这次,老人的小儿子看到现代快报“寻找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系列报道,希望两位老人能讲述这段经历,终于取得了两位老人的同意。两位老人都年过九旬,很多亲人都离开了人世,他们更想将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作为对历史的一个见证。

当时不到5岁的俞秀兰: 父亲被日本兵顶着刺刀带走 从此再无音讯

如果没有别人的再三提醒,俞秀兰很难会想到再去跟更多的人诉说那段往事:1937年年末,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她亲眼目睹着自己的父亲被拿着刺刀的日本兵带走,而母亲在几天后,也不幸去世。从此,俞秀兰成了一位孤儿,直到7岁时才被善良的姨妈收留。岁月一晃七十五载,当年仅有4岁的俞秀兰如今已经是位79岁的老人了,可惨痛的记忆依然深埋在她心底。

□ 现代快报记者 刘旌/文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摄



俞秀兰

父亲被刺刀顶着走出门

1933年3月,俞秀兰出生在南京城南的柳叶街,排行老二,父母靠做点小生意为生。1937年12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时,她还不到5岁。对这么大的孩子来说,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除了父亲被带走的那天。

“具体日子说不上来了,那时候太小了。”俞秀兰回忆道,那天,父亲和叔叔正在家里,突然,两个日本兵破门而入,拿着刺刀指着他们一家。随后,父亲和叔叔双手背在身后,被日本兵用刺刀顶着,向屋外走去。从此,她再未见过父亲。

“日本兵走的时候,嘴里还大声说着‘八格牙路!’”俞秀兰后来才知道这是在辱骂中国人。

有关父亲的记忆仅有这么多。“他是胖是瘦,怎么个模样,我都记不清。”俞秀兰偶尔也会感到沮丧,除了父亲远去的背影,她对父亲几乎没有记忆。“只是因为那一刻,太让人难忘了。”

几天后,母亲也撒手人寰

父亲被带走时,有孕在身的母亲即将临盆。可没了父亲的庇佑,这个残缺的家庭在战乱中的城市一步步地凋零。

几天后,母亲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是一个俞秀兰至今都不知道该称为弟弟还是妹妹的小宝宝。可孩子出生没多久,母亲就死在了家中的床上。“有个亲戚对着我们喊:妈死了!”

在昏暗的屋子里,她摸到床边,可躺在床上的母亲已经全身冰凉。“那天,她的衣服是黑色的,绸子面料。”而在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也已经死去。“否则,这个孩子就排行老四了。”

母亲走后,婶婶带着她和姐妹们一起上山葬了母亲。“那天是坐黄包车去的,回来后,姐妹们就都被送人了。”俞秀兰知道,妹妹是被送到了乡下,可姐姐去了哪里,她也不清楚。但无论如

何,从此以后,三姐妹彻底失去了联系。

好心的姨妈收留了她

俞秀兰最终留在了南京,可原来的家再也没有了,她独自在街头流浪。“靠吃百家饭混日子。”那段时间,她就像个皮球一般,被亲戚们踢来踢去,食不果腹的日子太多了。直到7岁,她的大姨妈看她太可怜,说了句:“没人要你,就来我家吧。”

刚进大姨妈家的那一刹那,俞秀兰情不自禁地喊了句:“妈妈!”“流浪太久了,有家的感觉太好了。”此后,她终于有了个住所,而且“俞秀兰”这个名字也是后来取的。“我的父亲姓严,可我以前没名字。”

大姨妈家原本就有一个长她5岁的女儿,一家人日子过得很清贫。那时,姨妈经常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勤快的俞秀兰小小年纪,便帮着姨妈打下手。日子一天天地过下来,直到1958年,俞秀兰出嫁了,日子也越过越好。

痛与恨已经深埋心底

说起曾经的惨痛,俞秀兰的语气已经很平淡。尽管如此,她依然会无数次想起日本兵拿着刺刀带走父亲的场景,还有母亲那冰凉的尸体。这段时间,她的坐骨神经出了点问题,出门总要拄着拐杖。每当人们和她聊起那段往事时,她似乎又恢复了活力,一把将拐杖举起来,模仿日本兵把父亲带走时的动作。“这个,永远忘不了。”

偶尔,当她收拾完家务,坐在窗明几净的家中,也会突然陷入沉思。“比起当年,现在的日子简直就过得跟神仙一样。”每当这时,父母、姐妹、刚出生的宝宝……这些几乎没有记忆的面孔,依然会让她无比思念。

许多人会问她:“你恨那段历史吗?恨日本鬼子吗?”这时,俞秀兰会静静地低下头,抿一抿嘴。“恨!怎么会不恨呢?痛也好,恨也好,全都在这。”她将手摆在了心脏的位置。